

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形式与 葛梯尔问题的实质^①

周志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通过对葛梯尔本人提出的两个反例的形式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逻辑形式。不难证明所有葛梯尔式的反例都具有这种普遍形式。由该形式可以看出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即知识的辩护性条件和真实性条件是彼此分离的,从而使得反例与知识的 GK-定义一起逻辑地导出矛盾。传统知识定义与 GK-定义在重要的方面存在区别,即它实际上并没有将知识的真实性与辩护分离开来,这使得传统定义可以免受葛梯尔问题的威胁。

关键词:真;辩护;知识;葛梯尔式反例;葛梯尔问题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1-0038-06

根据传统定义,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1963年,葛梯尔提出两个反例对传统知识定义发出诘难^①。此后又产生了更多的反例,即广义的葛梯尔式反例。这些反例导致人们对传统知识定义的恰当性产生怀疑,进而引发所谓的葛梯尔问题:“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否足以定义知识概念?针对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试图寻找葛梯尔式反例的漏洞来为传统定义进行辩护;也有学者承认葛梯尔式反例的挑战,并试图通过修改传统知识定义来解决葛梯尔问题^②。但是不管站在哪一种立场上,学者们都没有对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的论证形式做出准确描述,甚至很多解答方案都是以单个反例的分析为基础的。本文首先会对葛梯尔本人提出的两个反例的论证结构做出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形式,并表明其他广义的葛梯尔式反例同样合乎这

种形式。根据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形式,本文将指出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同时也将为传统知识定义提供辩护。

一 葛梯尔式反例的论证结构分析

葛梯尔是通过两个反例来提出问题的。同样,为了明确葛梯尔问题的症结,本文也需要对这两个反例的逻辑结构做出严格的分析。特别是,本文将通过重构这两个反例中所包含的证明过程,指出产生矛盾的关键,同时也会讨论这两个反例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反例之前,需要首先确定葛梯尔所理解的知识定义:“S知道P,当且仅当(i)P是真的;(ii)S相信P以及(iii)S得到辩护地相信P。”^③我们暂时称该定义为“葛梯尔知识定义(简称 GK-定义)”,并分别将该定义右边的

① 收稿日期:2018-06-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ZX05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7)

作者简介:周志荣(1982-),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逻辑哲学、分析哲学、法律逻辑研究。

① Gettier 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1963(6):121-123.

② Ichikawa, J J and Steup, M. "The Analysis of Knowledg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knowledge-analysis/>. 2001-02-06. 关于这两类观点和解决方案的综述和分析,还可参见陈嘉明:《“葛梯尔问题”与知识条件(上)》,《哲学动态》2000年第12期,第40-42页;陈嘉明:《“葛梯尔问题”与知识的条件(下)》,《哲学动态》2001年第1期,第42-45页。在这两篇文章里,陈教授并没有分这两个角度对这些观点和方案进行归类。不过在2004年的文章中,他做出了区分,并分别称之为“确证主义”和“非确证主义”,参见陈嘉明:《知识论的“葛梯尔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第161-163页。本文也将沿用这种区分和表达。

③ Gettier 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1963(6):121.

三个条件称为知识的“真实性条件”“信念条件”和“辩护性条件”。

此外,葛梯尔还做了两点假设:(A1)人们有可能得到辩护地相信一个假命题;(A2)由“S得到辩护地相信P”和“P逻辑地蕴涵Q(即 $P \Rightarrow Q$)”,可推出“S得到辩护地相信P”。这两个假设对于反例十分重要,但后面我们将会看到,问题并非出在这两个反例上。

葛梯尔的第一个反例简单地分为三个方面:(1)史密斯得到辩护地相信约翰是得到工作的那个人且他兜里有十个硬币。根据等词的推理规则,可以逻辑地推出“得到工作的那个人兜里有十个硬币”,再根据(P2)就可以推出了,史密斯得到辩护地相信“得到工作的那个人兜里有十个硬币”。(2)事实是史密斯自己才是得到工作的那个人,而他兜里也刚好有十个硬币,这个事实可以使得“得到工作的那个人兜里有十个硬币”为真。但是(3)史密斯不知道这一点,因为约翰事实上并不是得到工作的那个人。这两个方面与GK-定义合起来可以推出史密斯知道“得到工作的那个人兜里有十个硬币”,但根据第二个方面,史密斯并不知道这个命题是真的^①。

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反例的问题在于混淆了摹状词和专名^②。实际上,在对反例进行形式化时,我们可以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忽略掉摹状词和专名的区别。于是,这个反例的三个方面可分别表达为:(1)S相信且得到辩护地相信 $a=b \wedge Fa$; $a=b \wedge Fa \Rightarrow Fb$;(2) $c=b$ 是真的且 Fc 是真的;(3) $a=b$ 不是真的且S不知道 $c=b$ 和 Fc 都是真的,所以S不知道 Fb 是真的。由这三个方面不难推出矛盾。根据这种形式化,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构造另外一个反例:比如,一个对文学史一无所知的人由于权威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文字编辑上出现的错误)而得到辩护地相信鲁迅是周作人且周作人是作家,由于这个人知道等词的推理规则,很自然他可以辩护地相信鲁迅是作家。事实是鲁迅是周树人且周树人也是作家,所以“鲁迅是作家”显然是真的,根据GK-定义,这个人知道鲁迅是作家,但这个人并不知道这是真的。

上述这个反例与葛梯尔第一个反例具有相同的形式,但很显然这个反例并没有使用摹状词。可见,摹状词问题并不是构造第一个反例的关键。通过对第一个反例的形式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反例所包含的论证中,知识的三个条件被分别加以证明,确切地说对真实性条件(即“ Fb 是真的”)的证明与对辩护性条件(即“S辩护地相信 Fb ”)的证明是相互独立的。由此似乎可以说明,知识的真实性条件和辩护性条件相分离与葛梯尔问题的产生存在重要的关联性。通过分析葛梯尔第二个反例的形式,这一点同样能够得到体现。

在第二个反例中,首先,S得到辩护地相信 p (即“琼斯拥有一辆福特车”),且S知道 $p \Rightarrow p \vee q$ 这条推理规则,所以可推出S得到辩护地相信 $p \vee q$,换言之,知识的信念条件和辩护性条件得到满足;其次,事实上 q (即“布朗在巴塞罗那”)是真的,根据经典的逻辑后承关系, $p \vee q$ 也一定是真的,这意味着知识的真实性条件得到满足。再由GK-定义即可推出,S知道 $p \vee q$ 。但是S并不知道 q 是真的,而且事实上 p 不是真的,所以S不知道 $p \vee q$ 是真的,进而S不知道 $p \vee q$ 。矛盾。

在这两个反例中,真实性条件与辩护性条件都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到了满足。但这是GK-定义的必然结果,因此反例蕴涵的问题可以归咎于GK-定义。不过在反例包含的论证中,(A1)这个假设前提以及逻辑的推理规则(即 $a=b \wedge Fa \Rightarrow Fb$ 以及 $p \Rightarrow p \vee q$)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前者使得S可以辩护地相信一个假命题,而后者允许假命题逻辑地蕴涵真命题。不少学者(比如确证主义者)认为这是造成问题的关键,所以他们力图通过避免假设(A1)或限制实质蕴涵关系,来保证得到辩护的信念始终是真信念。但这种解答显然忽视了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形式。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在普遍形式中,(A1)这个假设以及实质蕴涵关系其实并不是必要的。

二 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形式

综合前面对两个反例的形式分析,不难看出,

^①根据塔斯基的T-等式,“P是真的”与P是等价的,尽管“知道……”包含内涵语境,但用“P是真的”替换“知道P”中的“P”却并不会产生通常出现的等值替换失效的问题。因此,“不知道P是真的”即“不知道P”,它显然与“知道P”矛盾。以下为使论证简约一些,我们直接说“知道P”与“不知道P是真的”是矛盾的。

^②陈嘉明:《专名、摹状词与葛梯尔问题》,《世界哲学》2008年第6期。

要构造葛梯尔式反例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 S 得到辩护地相信一个假命题 P_1 ,且 P_1 逻辑地蕴涵(真命题) Q (即 $P_1 \Rightarrow Q$);其次,存在一个 S 不知道的真命题 P_2 ,且 P_2 同样逻辑地蕴涵 Q (即 $P_2 \Rightarrow Q$)。令 $J\&B(X)$ 、 $Tr(X)$ 以及 $K(X)$ 分别表示“ S 得到辩护地相信 X ”“ X 是真的”和“ S 知道 X ”。为方便构造反例中包含的论证,可以将上述两个条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表达,从而得到反例的普遍形式:

- (1) $J\&B(P_1)$ 且 $P_1 \Rightarrow Q$
- (2) $Tr(P_2)$ 且 $P_2 \Rightarrow Q$
- (3) $\neg Tr(P_1)$ 且 $\neg K(Tr(P_2))$

由这三个前提推出矛盾是很简单的事情,论证可分为三步:

首先,根据假设(A2)可由(1)推出 $J\&B(Q)$;

其次,根据逻辑后承关系的定义由(2)可推出 $Tr(Q)$,合取这两个推论,由GK-定义可得 $K(Q)$;

再次,由(3)可推出 $\neg K(Tr(Q))$,进而借助T-等式可推出 $\neg K(Q)$ 。

于是,推出矛盾。

虽然这个普遍形式是在分析葛梯尔本人提出的两个反例的基础上获得的,但它同样适用于那些广义的葛梯尔式反例。换言之,那些反例都可以看作是该普遍形式的替换实例。现在,我们需要对主要的几个广义的葛梯尔式反例的论证做出分析来验证这一点:

A. 罗素的首相反例。这个反例与葛梯尔第一个反例的类型是一样的,问题与摹状词无关,而是利用了等词的消去规则,即 $a=b \wedge Fa \Rightarrow Fb$ 。

B. 齐硕姆的“田野之羊”反例^①。(B-1) S 相信且辩护地相信田野里的一条狗是一只羊($J\&B(Y_g)$),且根据存在量词引入规则有: $Y_g \Rightarrow \exists x(Y_x)$ 。(B-2)事实上田野里的确有一只羊($Tr(Y_s)$),且 $Y_s \Rightarrow \exists x(Y_x)$ 。(B-3) S 没有看到那只羊(所以有: $\neg K(Tr(Y_s))$),而且那只狗也不是羊($\neg Tr(Y_g)$)。与该反例同属一个类型的还有

戈德曼的“谷仓”反例^②以及内格尔等人的“假钻石”反例^③、施塔尔曼斯和弗里德曼的“钢笔”反例^④,它们都使用了存在量词引入规则来实现由假前提推出真结论。

C. 斯基尔姆的“纵火狂”反例^⑤。(C-1) S 是一个纵火狂,他得到辩护地相信每根火柴都能被点燃($J\&B(\forall x(Dx))$),且由全称量词的消去规则可得: $\forall x(Dx) \Rightarrow Da$ (a 为某一根火柴)。(C-2)事实上这根火柴的确能够点燃($Tr(Da)$)。(C-3)但是并非所有火柴都能点燃($\neg Tr(\forall x(Dx))$), a 这根火柴能够点燃是因为某个射线的照射而非正常划动,所以 S 不知道这根火柴能够点燃的真正原因,因此 S 不知道“ a 能够点燃”是真的($\neg K(Tr(Da))$)。

D. 罗素的“时钟”反例。(D-1) S 得到辩护地相信如果时钟的指针正常指着5点就是5点钟且现在指针恰好指着5点($J\&B((p \rightarrow q) \wedge p)$),根据蕴涵的消去规则有: $(p \rightarrow q) \wedge p \Rightarrow q$ 。(D-2)事实上现在正是5点($Tr(q)$)。(D-3)时钟的指针是停在而非正常指着5点的($\neg Tr(p)$),因此 $\neg K(Tr(q))$ 。杰凯特的“温度计”反例与此是同类型的^⑥,它们都利用了分离规则(即蕴涵的消去规则)。

以上分析可以充分地表明,由葛梯尔式反例得到的普遍形式同样适用于广义的葛梯尔式反例。如前所示,只要具有这种普遍形式,肯定能够逻辑地推出矛盾,即 S 既知道 Q 又不知道 Q (是真的)。同时,不难发现,包括葛梯尔自己的两个反例在内,所有葛梯尔式反例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I) S 得到辩护地相信一个假命题的故事情境不同,以及(II) $P_1 \Rightarrow Q$ 具体使用的逻辑规则不同。故事情境的不同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只要允许人们辩护地相信一个假命题,那么合理的情境总是能够找到,尤其是像诉诸权威、以偏概全等等这样的谬误构成的情境足以能够达到目的。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点区别。因为它为反例导出矛盾提供了保证:它使得 S 可以由假信念得到辩护地相信一

① Chisholm, R M. *Theory of Knowledg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89, p.93.

② Goldman A. "Discrimination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6(73): 771-791.

③ Nagel J, Juan V S and Mar R A. "Lay Denial of Knowledge for Justified True Beliefs", *Cognition*, 2013(129): 652-661.

④ Starmans C. & Friedman, O. "The Folk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Cognition*, 2012(124): 272-283.

⑤ Skyrms B. "The Explication of 'X Knows That P'",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67(64): 373-389.

⑥ Jacquette D. "Is Nondefectively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Ratio*, 1996(9): 115-127.

个真信念。借助这些演绎的推理形式,人们更容易构造前提来证明“S 在不知道一个命题为真的情形下知道该命题”这种结论。

第二点区别真正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它能够告诉我们,至少存在哪些类型的葛梯尔式反例。由上述几个主要的反例可以看出,根据逻辑常项的引入或消去规则是很容易构造反例的,比如等词的消去规则即等值替换规则($a=b \wedge Fa \Rightarrow Fb$)、析取的引入规则($A \Rightarrow A \vee B$)、合取的消去规则($A \wedge B \Rightarrow A$, $A \wedge B \Rightarrow B$)、蕴涵的消去规则($(A \rightarrow B) \wedge A \Rightarrow B$)、全称量词的消去规则($\forall x(Fx) \Rightarrow Fc$ (其中 c 为任意对象名称))以及存在量词的引入规则($Ft \Rightarrow \exists x(Fx)$ (其中 t 为某个对象名称))。原则上,经典逻辑的所有有效推理形式都可以用来构造葛梯尔式反例,因为它们都允许假前提逻辑地蕴涵真结论,只不过上述这些规则在认知上比较直观,都是我们在日常推理中经常见到和使用的有效形式,因此比较容易建立合理的故事情境。

既然葛梯尔式反例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如果这种形式与它们所蕴含的问题密切相关,那么探讨个别反例所得出的特殊解答就失去了根本性的意义。接下来的论证将要表明,葛梯尔式反例所蕴含的问题是普遍性的、与每个反例的独特情境和所使用的特殊推理规则无关,而且从上述普遍形式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实质。

三 葛梯尔问题的实质

如果葛梯尔式反例包含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关于知识的 GK-定义就一定会面临挑战,确切地说这种定义显然不足以刻画知识的条件。这就是所谓的“葛梯尔问题”。在讨论葛梯尔问题产生的根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察葛梯尔式反例的论证本身可能面临的两种质疑。

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葛梯尔式反例论证的有效性。尤其论证第三步的推理其实并不十分严格:它由“S 不知道 P_1 ”(因为“ P_1 是假信念”)和“S 不知道 P_2 是真的”,推出“S 不知道 Q (是真的)”。这个推理需要假设:如果 $P_1 \Rightarrow Q$ 且 $P_2 \Rightarrow Q$ 且 S 知道 Q,则 S 知道 P_1 或 S 知道 P_2 。显然,这个推论并不总是成立,因为完全有可能 S 确实不知道 P_1 和 P_2 ,但存在其他 S 已知的途径(比如 P_3)使得 S 知道 Q(假设 $P_3 \Rightarrow Q$)。然而,由于所有反例的论证都存在背景限制,即在所有葛梯

尔式反例提供的故事情境中,S 获取 Q 这个知识的途径都被限定为两个(即只有 P_1 和 P_2),这个假设在该限制条件下是成立的。因此,这个质疑不成立。

其次,容易受到指责的是葛梯尔式反例的论证所使用的实质蕴涵关系,即假前提可以逻辑地蕴涵真结论。当然,禁止这种蕴涵关系,的确有助于阻止绝大部分反例,包括葛梯尔本人的两个反例。这种做法与确证主义的解答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针对反例的普遍形式的第一个前提下功夫。但如前所述,使用实质蕴涵关系仅仅使得葛梯尔式反例构造起来更加容易而已。在葛梯尔式反例的论证中,“(被 S 得到辩护地相信的命题) P_1 是假的”其实并不是必要的前提,而且假设这个前提无非是为了保证“S 不知道 P_1 ”,进而保证“S 不知道 Q”。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将“S 不知道 Q”或者“S 不知道 Q 是真的”作为前提,一样可以达到目的。考虑下面这种较为简单直接的反例形式(GK*),它们可被看作是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形式的特例:

$$(1^*) J \& B(Q) \text{ 且 } Q \Rightarrow Q$$

$$(2^*) Tr(P_2) \text{ 且 } P_2 \Rightarrow Q$$

$$(3^*) \neg K(Tr(Q)) \text{ 且 } \neg K(Tr(P_2))$$

即使确证主义的解答能够避免所有由假信念出发的葛梯尔式反例,但对于这类简单直接的反例,这种解答就不奏效了。

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理由阻止 S 出于其认为充足(而实际上并不充足)的理由得到辩护地相信某个真命题,尽管这时我们肯定不会认为 S 知道该命题为真。比如,很多时候,人们只不过因为听到在社会上长期流传的某个箴言或者某个领域的权威断定的真命题,就得到辩护地相信了该箴言或真命题,而对它们何以为真却一无所知。由这种情形,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类更为简洁但更能说明问题的反例,其形式(GK**)同样可以看作是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形式的特例:

$$(1^{**}) J \& B(Q) \text{ 且 } Q \Rightarrow Q$$

$$(2^{**}) Tr(Q) \text{ 且 } Q \Rightarrow Q$$

$$(3^{**}) \neg K(Tr(Q))$$

按照 GK-定义,Q 就是 S 的知识,但直觉上这大概不算知识,除非 S 知道这个命题何以为真。

随着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形式的不断简化,可以肯定的是,反例所包含的论证的确是有效的。

正因如此,葛梯尔问题的实质也逐渐凸显出来:这些反例之所以都能导出矛盾,不是因为论证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它们在前提中将信念的辩护(即前提(1))与它的真实性(即前提(2))分离开来,使得知识的辩护性条件与真实性条件可以独立地得到满足,进而使得S可以一方面得到辩护地相信一个真命题,另一方面却不知道该命题是真的。在这些反例中,通俗地讲,S获得知识完全靠运气。而这种“运气”就体现在S得到辩护地相信的命题“恰好”是真的。换言之,在这些反例中,知识的辩护性条件与它的真实性条件总是碰巧同时得到满足^①。凡是认为葛梯尔问题是问题的人都会对这种靠运气获得知识感到不满。如果要使知识的获得与这种运气无关,那就要在信念的辩护和信念的真实性之间建立本质联系,从而为知识的辩护性条件与真实性条件的同时满足提供一种牢固的保证。这是解决葛梯尔问题的关键^②。

四 GK-定义与传统知识定义的区别

当我们弄清葛梯尔问题的实质之后,不难发现,这种问题的根源恰恰隐藏在GK-定义之中。既然GK-定义蕴涵了葛梯尔问题,那么解决葛梯尔问题势必要对GK-定义做出修改。不少学者会选择另外添加限制条件(即知识的第四个条件),以便保证得到辩护的信念具有真实性^③。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并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些解决方案。在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葛梯尔问题对传统知识定义是否构成严重的威胁?人们通常会忽略这个问题,因为葛梯尔对于知识定义的分析(即GK-定义)与传统知识定义总是被视为一物。接下来,本文将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传统知识定义,我们需要

借用柏拉图的定义方法,即二分法(dichotomy)^④。因为众所周知,这个所谓的传统定义是柏拉图给出的,用他的定义方法来分析该定义显然是更为恰当的选择。“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这个命题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属加种差”定义。根据二分法,要得到这种定义需要借助这么几步划分:首先,明确知识是一种信念,于是就要确定知识是真信念还是假信念。其次,在明确知识是真信念之后,就要确定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还是没有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最终,可以确定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这种追求知识定义的过程也体现在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以此对三种知识定义的讨论上:(1)知识是感觉;(2)知识是真判断;(3)知识是带有理性解释的真判断^⑤。借助现代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对传统知识定义做出重构,而这种重构较之GK-定义而言称得上是更“原汁原味”的JTB-定义:

(JTB)S知道P,当且仅当(i)S相信P(或P是S的信念);(ii)P是真的;以及(iii)P为真是得到辩护的。

这个重构的定义虽然与GK-定义一样,将“知识”分析为三个要素,而且这三个要素同样可被称为“信念条件”“真实性条件”和“辩护性条件”,但是它与GK-定义的重要区别恰恰体现在第三个要素上。在GK-定义中,葛梯尔强调的是对信念的辩护,而根据我们对传统知识定义的分析与重构,传统定义则强调对信念的真实性的辩护。“对信念的辩护”是指S要有理由相信P。“P是真的”当然是相信P的一种理由,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理由。当S并不是基于P的真实性而是出于其它方面的理由而相信P时,就会产生两个坏的结果:一方面S可能会得到辩护地相信P,而P却是假的;另一方面即使P是真的,但S

①“运气”和“碰巧”在这里是针对知识的获得而言的,并不是说盖梯尔反例的获得是依赖巧合,因为我们看到,只要借助普遍形式,就可以轻松构造盖梯尔反例,并且构造出来的反例一定能够逻辑地导出矛盾。

②不幸的是,弗洛里迪论证说,“真”与“辩护”之间的协调性问题不可解决的,因此盖梯尔问题原则上也是不可解决的,参见 Floridi L. “On the Logical Unsolvability of the Gettier Problem”, *Synthese*, 2004(1):61-79。这种论断与本文论证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反例的普遍形式出发,必然能够逻辑地导出矛盾。因此,盖梯尔问题的解决严格来说并不是指“GK-定义”所面临的盖梯尔问题得到解决,而是指寻找一个更合理的知识定义来避免盖梯尔反例及其问题。

③对于这些解决方案的阐述和评价,请参见陈嘉明:《知识论的“葛梯尔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和 Lycan W. G. “On the Gettier Problem Problem”, *Epistemology Futures*, ed. by S. C. Hethering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48-168,后者涉及到的观点更全面一些,并且其中包含了一些质疑盖梯尔反例本身的观点,莱肯认为它们是无趣的,而按照本文的论述,它们则根本站不住脚。

④Kneale W. and Kneale M.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9.

⑤Plato, “Theaetetus”,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by B. Jowett, 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2.

可能不知道 P 是真的。如前所述,这会导致葛梯尔式反例。

传统定义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该定义中,辩护针对的是信念的真实性而非仅仅是信念。假设 P 是 S 的知识,那么 S 仍然可能会出于随便某种理由来相信 P,但他不能止步于此,他还必须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来证明 P 是真的。既然 S 知道 P, S 就要知道 P 是真的并且还要知道 P 何以为真。换言之,根据传统定义, P 的真实性不能独立于 S 的认知,否则就不能断定 S 知道了 P。将信念的真实性之辩护作为知识的必要条件之一,无疑可以避免葛梯尔式反例的出现。理由如下:首先,不再允许 S 从假的前提推出真的结论,这并不意味着要禁止使用实质蕴涵关系,而是因为 S 要为 P 的真实性做辩护,仅仅借助逻辑的推理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保证前提(即证据)是真实的。其次,就“理由”一词的常识涵义而言,一个真命题显然不能算是它自己的理由,人们也不会接受一个人仅仅通过将一真命题重复一遍来对该命题进行辩护,尽管 $P \Rightarrow P$ 在逻辑上的确是有效的。这意味着,具有 GK*-形式的葛梯尔式反例也不再成立。最后,最重要的是, S 根本不可能在不知道 P 为真的前提下却知道

P, 因此具有 GK** -形式的葛梯尔式反例的第三个条件彻底不成立。

结论

前文的分析充分表明了葛梯尔式反例具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形式。这个普遍形式使得葛梯尔式反例可以逻辑地推导出矛盾,即 S 可以在不知道 P 为真的情况下知道 P。这显然对知识的 GK-定义构成了挑战。由其普遍形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 GK-定义将知识的辩护性条件与真实性条件割裂开来。只要不能确保信念的真实性与辩护之间的内在统一, GK-定义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葛梯尔问题的困扰。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与 GK-定义存在重要的区别,传统的知识定义(即真正的 JTB-定义)则可幸免于难。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知识定义从此可以安枕无忧了:实际上,“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对信念的真实性做出辩护”依然是困扰着传统知识定义的、充满争议的问题,亟待我们给出回答。至少,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持“失望的”态度的^①。

The General Form of Gettier-style Counterexamples and the Substantive of Gettier Problem

ZHOU Zhi-r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A general logical form can be found by analyzing Gettier's original two counterexamples, and it is easy to show that all Gettier-style counterexamples are in this general form. By this form, people can see more clearly the substantive of Gettier problem, which is that the justification condition and the truth condition of knowledge are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and this isolation together with GK-definition of knowledge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se counterexamples to drive a contradiction logically. However,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can avoid the threat made by the problem, for it is different from GK-definition in an important aspect. That is, truth and justification are indeed not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in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Key words: truth; justification; knowledge; Gettier-style counterexamples; Gettier problem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Plato, "Theaetetus",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by B. Jowett, 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2, p.209.